



李沙铃

冬天的问候

《又一村》丛书

DONG TIAN DE
WEN HOU

李沙铃

冬日的
守候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4 号

又一村丛书

冬天的问候

李沙铃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4.75 印张 100 千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535

ISBN 7-5419-2301-8/1·93

定价: 2.85 元

书 前 小 语

陈绪万

两辑计 22 册《又一村》丛书相继问世之后，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令人兴奋的轰动效应。京华文坛轰传道：“北京有个亚运村，陕西有个‘又一村’！”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著文曰：“‘又一村’给文坛带来了和煦的春风！”除广播、电视予丛书以青睐外，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中国图书评论》、《博览群书》、《陕西日报》等中央、地方数十家报刊，皆从不同角度给丛书以充分的肯定和评价。

我们衷心感谢辛劳在第一线上的广大书店同志对丛书的支持！

我们由衷地感谢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对丛书的厚爱！

我们亦诚挚地感谢电台、报刊和评论家对丛书的支持并佩服他们“识荆”的眼光！

毋庸置疑，丛书除其艺术价值之外，不可忽视的是其思想价值的效应。不妨从众多的读者来信中摘录几个片断——

“感谢您——《又一村》丛书的著者和编辑，是你们给予了我自尊、自信和自爱，点燃了我的理想之火。我将从泥沼中走出，踏上新的坦途，用自己的汗水灌溉出一片新绿……”

“《又一村》用它艺术之手，打开了我心灵的窗户，从而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广阔的世界，使我看到了美好的明天和未来。”

“久违了，文学，真正的文学！现在我案头上再不是乌七

八糟的东西了，而代替它的是“柳暗花明”，是齐齐整整的《又一村》丛书。……如今，我的居室是这么明亮，空气是这么清新。”

从书信浓郁的抒情笔调来看，多是出自爱好文学的青少年之手。读了这样的来信，我们激动、欣慰，然而感到肩头沉重。由此，我们深深地意识到，编辑不仅在为他人作嫁衣，而且，对于广大读者，更是用和风细雨般的话语谈心的挚友，用甘露滋润干涸心田的园丁，用篝火照亮坦途的向导。

丛书已出 22 册，也算可观，加之出版社性质限制，本应刹车，但由于各方面的热情呼吁，只好出到 40 册，算个整数。此次推出的《梦楼小品》、《野山随笔》、《淡淡的却难忘》、《冬天的问候》等 18 部作品，从体裁看一如既往，有小说、有散文、有随笔、有小品、有杂感、有诗歌……。内容亦甚驳杂：山川、名胜、乡情、野趣、博物、掌故、艺海踪影、稗官野史等等，应有尽有，真可谓大拼盘也。

说到“拼盘”，似有贬意，然而它在各种筵席中，却是“第一道”。这令笔者又想到 30 年代俞平伯先生的《杂拌儿》来，所谓“杂拌儿”，正取“拼盘”之意，也唯其“杂”，方适合各类读者口味，故俞先生的《杂拌儿》一版再版，名重一时。另外，王云五先生主编的《万有文库》丛书不是很杂么，但生命力很强，却也传了下来。想到这些，我们心里也就踏实了。

溢美之词说得太多了，实际上丛书也并非尽善尽美，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。丛书的全体编辑，准备总结总结，同时欢迎广大读者和同行们批评指正，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，更细些，更令人满意些，以实现我们的初衷——“《又一村》，亮出了一个新境界；《又一村》，展现出一片新天地！”

目 录

俗缘难纳.....	(1)
曲境通幽.....	(4)
海 埋.....	(6)
九千九百九十九道弯.....	(9)
不 负.....	(13)
人 肠.....	(15)
灿灿的黄花.....	(18)
美 丽.....	(21)
一个人世界.....	(24)
五色鱼之死.....	(28)
姑娘的醒悟.....	(31)
女八仙.....	(33)
金 桔.....	(36)
留下一片篱笆田.....	(40)
挺 拔.....	(43)
营 造.....	(45)
磨.....	(48)
河西 河西.....	(51)
母 亲.....	(53)
习 惯.....	(56)
死 亡.....	(58)

那一夜借宿	(61)
贪 婪	(64)
泥人情	(67)
冬天的问候	(71)
山 游	(74)
诗 人	(77)
儿 梦	(80)
故乡的白土	(83)
西 园	(86)
槐	(90)
跑 鹿	(93)
邻居的丝瓜蔓	(96)
一部读不完的书	(99)
刘绍棠创作生涯四十年	(103)
肖云儒有一把钥匙	(108)
寥国政和他的散文	(112)
创造美丽人生	(114)
文艺日记 (八则)	(117)
贝多芬进古城	(129)
红花翠叶满枝头	(131)
笑声伴随沉思	(135)
你喜欢 我也喜欢	(137)
笑林之火	(139)
奇妙的窗口	(141)
馈 赠	(143)
每走一步都得流汗	(146)
后 记	(147)

俗缘难纳

核桃卧在对面桌上，一个姿态的卧着，好象睡着了的老头儿。

我伸手去拿，——那么远呀！

母亲笑着说，只有两三步。可在我的眼中，它是很远很远很远的。我不死心，还是歪歪扭扭地向前走。

跌倒了，头上起了大包。我哭……

核桃真坏！

母亲把我揽在怀中，一把抓来核桃，打着核桃的头儿，骂着——该死的！为了得到你，跌了孩子，你赔我孩子的头！哦哦！……

不知怎的，母亲的泪水涌入我的口腔，——它是甜的，甜甜的。

这是50年前的一桩事儿了。

没有想到，那天开会回来，夜里路滑，秋雨刷刷地下着，未曾留神，我滑倒了，右腿软组织撕裂，鼓了三次大劲，总也没有站起来。我说，完了！

危难降临，我想到——红土山下那天午夜，挖土“大跃进”，没有灯光，只有月光，霎时，乌云吃了月光，朦朦胧

腕中我跌进坑里，嘴碰在镐上，大片大片的血，缝了六针，不吭声，10天后，留下一个疙瘩。

这疙瘩保存了几十年。后来不见了。后来也有人偶尔问起。我说，不知道。那时，明明血淋淋的，周围的目光，也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可我只把它当作恶梦，留在忘却的记忆册中。

现在，又是腿跌伤了。

小马和小吴，抬我进了医院，象抬着一具尸体，累得他们淌汗，还不住地安慰我——忍耐一会儿，马上就到病房了，你不会残的……

躺在病床上，腿绑在铁架上，直挺挺的，和死尸没有区别。我不知道今后还会发生什么，心冰冰的。

小秦、小吴、小胡——小秦的时间顶长，给我倒大小便，给我煎药、喂饭，给我报告新闻、讲故事、招待客人……我心中明白，我欠他和他们的很多。可小秦和他们从来不提。

天下的霉事都让我拣到了，又一次骨折，车祸夺去了左臂的健康。小雷、小葛、小沈、老康、小李、小赵……，象塌了房似的，赶进医院，守在手术室外，苦等四个小时。他们真累啊！我知道。一切我都知道。

重新过着婴儿生活，完全的由他们服侍，连坐也得让人扶起。……

我很难过——我真是遭了罪，我也给他们造了罪。我想，如果我是百万富翁，我一定给他们一人盖一座高楼，购一辆高级轿车，送一尊金子塑成的维纳斯像……可是，他们都不理睬，说是“俗缘难纳”。

多次灾难，多次脱险。人不陷入困境不会想到爱的可贵，而不讨代价的爱比爱本身更加可贵。

母亲对儿女的爱，从来都是无私的。同道者之间的爱除了无私还印贴着信任，——十个一千个的信任。

这天夜幕来屋，没有开灯，我一人静静的坐着——我想，人都是母亲生的，毫无例外的都领略过母亲对儿女那种纯粹付出的爱，然而，也怪，有些男子和女子，却把爱扭曲成光怪陆离的市场，在那儿高声低语地讨价还价。这对母亲无论若何也是耻辱。

我真生气……

1990. 2. 23.

曲境通幽

天蒙蒙亮，姑娘起来了，手边放着日本小闹钟，叮铃铃地唱着，象电子琴音乐，既清脆又柔和，听习惯了，也就离不了了。

她一人走向郊外丛林，捧着马克·吐温的著作，用英语哇啦啦地读着。

读着英文象喝着牛奶，入神极了。什么鸟声，流云，阳光，汽车喇叭叫，她全置之度外，仿佛丛林中除了她的英语朗读，全世界都不存在了。

母亲偏嗜读报，一大堆报纸摊在桌上，可以看几个小时，常常误了吃药。每到得意处，一人放声朗读。自己说，自己笑，自己发怒，自己叹气。小孙子多次抗议，她不在乎，一边读着报，一边把“火箭”塞进小孙子手里，仍然继续读着，那管他哭哩闹哩！

儿子喜欢写诗，写的是大学生的新潮诗，意境很深，语言很新，你得慢慢地读，细细地猜。

儿子一点不焦急，好象绣花一样，一针一线地纳着，很密，很稠，也很浪漫。

你和他讲话。他不作反应。

你要他喝水。他连头都不抬。

是诗占有了他，还是他占有了诗？无从作答。

有人在饮酒，大约生了几分醉意，“实话厘子”的门打开了，他对来人提出要求：“给我…一…个…小官当当…我忘不…了了…你…的宏恩，我会…四时…八节…孝敬你…的……”

此声常常听到，象劲歌劲舞，真叫人恶心极了。

楼下卖菜的妇人骑着三轮车走了，她要抢先、抢鲜、抢早，指望弄个好价钱，屁股后头供着两个大学生呢！老娘吃苦，为了儿女。头发白了。阿弥陀佛……

39家的电灯都灭了，只有一家的电灯亮着，精壮壮的几个小伙子 and 洒脱脱的几个美女子，拉开了麻将，垒起了长城，青春在方块砖的运动中绽出了“钱花”。没有疲倦，没有困顿，精神抖擞，神采奕奕。

谁也不瞌睡。

那么入迷！

这位干瘦的老文人，还是照旧做着他的文字，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爬着，汗流着，泪流着，血也在流着。

不迷恋那般诱人的风景，尽管地过着清贫的日月，倒也怡然悦然。老人自知，再红火的宴席总有散的时候，欲其追求那种低劣的“热烈”，不如追求洁白朴素的冷静，静中的高山、激浪、火焰、瀑布，来得更为充实、浑厚。曲境通幽，人太需要这样的净化美学了。

1990. 2. 24

海 埋

你这个海，不就是水做的吗！海水海水，没有水，海自然便不会存在了。

我生在北国大陆腹地，少年时代和海没有任何交情，只是从地图上看到颜料染过的蓝莹莹的海水，我想象着，海，不过是比河大些罢了。

稍大，做了个梦，我居然去南国游了一次，一艘客轮把我和许多男女拖到了海面，整整四个小时，我才算见到了南国的无边无际的大海。我吃惊地自语，海和天竟是一样的庞大，难怪人们常说“海天相连”哩！

惊奇之余又一想，海也不过如此如此而已，还能有些什么呢！随后对海，也就不那么崇拜了。

我在我的家乡，照旧过着万事都和土打交道的生活。但是，常常听到这样的痛斥声，谁家的孩子不好好吃家常饭，母亲便吼道：“你还想吃鱿鱼海参吗！”这话听得实在太多了。听得越多越久，就越觉得鱿鱼海参的神圣。到底，乡下人是没有见过的。于是，又不断做起吃鱿鱼海参的梦来……

多少年逝去了，我终于吃到了鱿鱼海参，而且，还见到了活的鱿鱼海参。接连几次的海族展览，特别是在日本北海

道“海中海”的一次参观，使我对海才有了大彻大悟——海底，原来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大宝藏啊！谁占有了海，就等于谁占有了“世界万宝柜”。

可是，从表面看来，海却是一个没有任何服饰装扮的庞然大物，只知道日夜地奔流怒吼，狂啸，既不能种庄稼，又不能长树木，更不能盖高楼，连一根普通的小草都不能生存，这简直是天大的浪费。怪道来古有经纬填海的故事。

海洋学发展了起来，海的冤案才算平反了，人们纷纷利用海为自己造福，甚至不断发生掠海杀人的流血惨案。足见海的身价多么昂贵！

然而，海依然是如旧的，并不因为人对它的贪婪掠夺而有意装饰自己，还是那身朴素的衣裳，那副常见的面孔，那种独特的脾性，那个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风度，日以继夜地奔腾着，怒吼着，狂啸着……

那一年秋天，是个傍晚，残阳如血，我从海滨公园出来，一个人到海滩观海去了。

还好，海是平静的，安祥的，温和的，仿佛我的祖母那般慈善，一声不响地做着自己多年来喜欢做的事情。

我没有和它说话。

我不愿打扰它“老人家”。

风儿轻轻地吹来，海面起了微波，就好象祖母脸上的皱纹。我心中一阵阵由衷的崇敬。

忽然，我觉得海变成了一位穷秀才，穿着一件常年也不替换的绿色长袍，面目清秀，形容平淡。可它的肚里却满腹经纶，每个细胞都缠裹着财富。只是，财不外露罢了。

比起果园来，它就逊色多了。你一进入果园，红的青的

紫的黄的果子，在阳光下，闪闪发亮，绿叶相配，无比娇艳，诱惑力和吸引力并存，消口水都来不及擦，谁还有心走开呢！然而，等果子被主人摘完了，果园便冷静下来，连蜜蜂和蝴蝶也都敬而远之了。

海的“悲哀”，在于它不外露。

果的“悲哀”，在于它的太露。

我想了想，作为品格，还是海的“悲哀”为尚。

如果我那天死了，我愿作一个埋海的鬼。

1990. 4. 8.

九千九百九十九道弯

作家病了。

他和他的笔都休息了。

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，一下子从报刊上消失了，屋内空气冰冷冷的，外加几分阴森暗淡，似乎有点怕人。

作家写过很多好作品。读者心目中的他，不是太阳，也不是月亮，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伴侣，沙漠里的红柳，床前流泪的一支蜡烛。

于是，寻问作家的读者，越来越多了。

隔不几天，桌上便堆起“信山”，电话比信更多——他到哪儿去了？不会不在人世了吧！……

他看了来信，听了转告他的电话，心中只是不安，泪水悄悄地滚了下来。

他很感谢关心他的读者、朋友和他的导师。

他觉得自己太渺小了，只不过是大地上的—苗小谷——细细的，瘦瘦的，单单的，要求甚微，一滴露水，一片阳光，一寸土地足矣。

他没有苍杨那么高的身躯，也没有玉米那么粗的枝杆，几支细叶便是他全身的披挂，默默地生长在黄土层里。

他从来“以小视己”，存在与消失，全然不挂心上。

他降生大地，只是在人类小生命图表上添了一个小数点，而给父母和他人带来的麻烦却够多了，——

整整哭喊了一百天，耗去了几瓶棉花籽灯油。……

跌入深水，打捞上来，抢救了七天七夜。……

患了糊涂伤寒，要拔七奶奶的胡须，要咬四叔父的耳朵。……

上学读书，学校离家很远，父亲和叔父替换送干粮，把汗水洒进他童稚的心扉。……

少年西行，母亲哭死过去，父亲重病一场……

风暴卷来了，奔向祁连山，在荒滩上丢了牛羊，昏暗灯下写出几百张反省书，泪墨模糊。……

登梯悬挂“批斗”自己的横幅，摔了下来，几天昏迷不醒。……

游街返回，办公室无灯，黑得吓人，贫血眩晕症复发，一头栽倒，砍在椅背上，左髌骨骨折，抬进医院，血压不住上升……

陪同名作家考察，雨夜滑倒，右腿软组织严重撕裂，寸步难移，两鬓落下一排一排黄豆大的汗粒。……

奉命下乡，车祸从天而降，左臂完全折断，头发白了一大片。……

……

够灾难了。

人都说，这一次他非得病跨了，恐怕再也难爬起来了……

这个黄土层滋养的小谷，并不那般脆弱，他静心地疗养、处置、磨砺，仿佛“削发为僧”一样，把自己同私欲、